

茅盾文集

七

短篇小說（一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茅盾文集

第七卷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阳内门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189 字数226,000 开本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$\frac{1}{8}$ 插页2

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3)1.80元

第七卷說明

本卷为短篇小說集，分二輯，共十八篇。它們的写作年代为 1928——1933 年。选自《茅盾短篇小說集》第一、第二集。此次編印时，各篇均經作者重新校訂。卷末并附作者新撰《后記》一篇。

①
文集第七卷后记

这一卷所收的短篇小说统编于一九二八——二九年。我虽别处说过（不止一次），我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不是三版村意义的短篇小说，而是压缩了的中篇。但现编文集，还是只好把它们混合编在一起，统归短篇小说。

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三三年间，我所写的短篇小说，不但是现编这本集子所收的短篇小说，还有五篇，即《自杀》、《女性》、《鬼障》、《鬼障》、《鬼障》。是以到事以前，我以为应当删去。这样，倒不是删掉青年时代的蓬勃朝气，而是删掉一部分，而是为了节省纸张和读者的时间。因为，这删掉的五篇，在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，和现编这

第七卷目录

第一輯 (1928—1930)

✓ 創造.....	3
詩与散文.....	35
色盲.....	51
曇.....	98
石碣.....	120
豹子头林冲.....	126
大澤乡.....	133
种的灭亡.....	142

第二輯 (1931—1933)

喜剧.....	157
搬的喜剧.....	168
小巫.....	180
✓ 林家鋪子.....	197
当鋪前.....	243

右第二章.....	254
✓春蚕.....	279
秋 收.....	306
残 冬.....	339
賽会.....	361
后記.....	379

第一輯

(1928——1930)

創造

一

靠着南窗的小書桌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，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，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，帶了幾分“你奈我何”的神氣，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，它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，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。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。紙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舊信。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。幾本卷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，亂丟在桌面，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；金杆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。其處凝結了一大點墨水，象是它的黑淚，在悲傷它的筆帽的不知去向；一只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，斜起了紅眼睛，怨艾地瞋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，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，把它擠倒了，——現在它撒嬌似的橫躺着，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：“嫋嫋三八初度紀念。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。”然而“丈夫”二字象是用刀刮過的。

織金綢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，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。更左，直挺挺貼着墙壁的，是一口两层的木橱，上半层較狭，有一对玻璃門，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綢。和这木橱对立的，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，是一个衣架，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。再过去，便是东壁的右窗；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。更过去，到了壁角，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。这里有一扇小門，似乎是通到浴室的。橢圓大鏡門的衣橱，背倚北壁，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，和那珠絡紗帳子，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。和衣橱成西斜角的，是房門，現在严密的关着。

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。天蓝色沙丁綢的旗袍，玄色綢的旗馬甲，白棉線織的胸蓆，还有絳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紧带的短褲；都卷作一团，极象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，想見主人脫下时的如何匆忙了。榻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；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，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。床右，近門处，是一个停火儿，琥珀色綢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，旁边有的是：角上綉花的小手帕，香水紙，粉紙，小鏡子，用过的电车票，小銀元，百貨公司的发票，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記事册，宝石別針，小名片，——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，都在这里了。一本展开的杂志，靠了台灯的支撑，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姿势，异样地直立着。台灯的古銅座上，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，側着头，似乎

在猜詳杂志封面的一行題字：《妇女与政治》。

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紗，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。这些木器，本来是漆的奶油色，現在都鍍上了太阳的斑剝的黃金了。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嗷嗷的声音——响得作怪，似乎就在楼下，——惊醒了床上人中間的一个。他睜开倦眼，身体微微一动。浓郁的发香，冲入他的鼻孔；他本能的轉过头去，看見夫人还没醒，两頰緋紅，象要噴出血来。身上的夹被，早已撩在一边，这位少妇現在是側着身子；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长及膝弯的貼身背心（vest），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，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象是些跳动的水珠。

——太阳光已經到了床里，大概是不早了呵。

君实想，又打了个呵欠。昨晚他睡得很早。夫人回来，他竟完全不知道；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，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鐘醒过来后，忽然不能再睡，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，才又朦朧的象是睡着了。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，他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梦；其中有一个，此时还記得个大概，似乎不是好兆。他重复閉了眼，回想那些梦，同时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

梦，有人說是日間的焦虑的再现，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动；但君实以为都不是。他自說，十五岁以后沒有梦；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：

“梦是不会沒有的，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遺失了。”她常

常这样說。

“你是多梦的；不但睡时有梦，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！”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駁她。

現在君实居然有了梦，他自觉是意外；并且又証明了往常确是无梦，不是遺忘。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，以便对夫人講。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，他也不肯輕輕放过；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話是撒謊；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，攤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。

他輕快地吐了口气，再睜开眼来，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阳光；然后，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綫，然后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，終于落在夫人的脸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熟睡的少妇，現在眉尖半蹙，小嘴唇也閉合得紧紧的，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。近来他們俩常有意見上的不合；嫋嫋对于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，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动，有許多批評，在嫋嫋看来，簡直是故意立异。嫋嫋的女友李小姐，以为这是嫋嫋近来思想进步，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。这个論断，嫋嫋頗以为然；君实却絕對不承認，他心里暗恨李小姐，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，昨天便借端发泄，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，最使嫋嫋不快的，是这几句：

“……李小姐的行为，实在太象滑头的女政客了。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动，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？嫋嫋，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，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誘你留心政

治的，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。但要做實際活動——嚇！主觀上能力不夠，客觀上條件未備。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，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。又說女子要獨立，要社會地位，咳，少說些門面話罷！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？有什麼社會地位？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，在月宮跳舞場！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，要革命；咳，革命，這一向看厭了革命，却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里叫革命！……”

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——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，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，更使嫋嫋難受；她那時的确動了真氣。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，可是嫋嫋整整有半天納悶。

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，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；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，覺得自己再不能獨占了夫人的全靈魂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，現在已經跳了出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見解了。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，是難受的。他愛他的夫人，現在也還是愛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。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，嫋嫋非復兩年前的嫋嫋了。

想到這裡，君實忍不住微微啣了口氣。他又閉了眼，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。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，嫋嫋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；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么？似乎不是

的，那时嫋嫋还没認識李小姐；似乎又象是的，此后嫋嫋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。最近的半年来，她不但思想变化，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細膩的常态，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，居然是“成大事者不修边幅”的气派了。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，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仅存南窗下的書桌；除了这一片“干淨土”，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，是嫋嫋的世界了。

在沉郁的心緒中，君实又回忆起嫋嫋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来。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，是幸福的頂点，但命运的黑絲，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們的生活；似乎嫋嫋的变态，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，她漸漸的厌倦了靜的优雅的，要求强烈的刺激，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見相反了。买一件衣料，看一次影戏，上一回菜館，都成为他們俩爭执的題材；常常君实喜欢甲，嫋嫋偏喜欢乙，而又不肯各行其是，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。結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。因为他們都觉得“各行其是”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，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胜利，那时，胜利者固然很滿意，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当的报偿，事过后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。这样的爭执，当第一二次发生时，两人的确都曾認真的煩惱过，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澈骨的美趣，他們又默認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。所以在习惯了以后，君实常常对嫋嫋說：

“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。但是，漂亮的少奶奶，娇养的小姐，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，是久长的。”

于是在軟顫的笑声中，嫋嫋偎在君实的怀中，給他一个长时间的吻。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，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讓步的热忱的感謝。

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謔的神秘性也就磨鈍了。当給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，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，笑是假的，而主张失败的隱痛却在心里跳动了，况且嫋嫋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，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，于是本不願意的“各行其是”也只好实行了。这便是現在君实在臥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書桌的原因之一。

思想上的不同，也慢慢的来了。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。君实曾經用尽能力，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，然而徒然。嫋嫋的心里已經有一道坚固的壁垒，頑抗他的攻击；并且嫋嫋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，驅逼旧有者出来。在最近一月中，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。他承認自己在嫋嫋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，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，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，占有了她的全灵魂，而現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，并且恢复又象是无望的。两年前夫人的心，好比是一块海綿，他的每一滴思想，碰上就被吸收了去，現在这同一的心，却不知怎的已經变成一块鉄，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鍛炼，也軟化不了它。“神秘的女子的心呵！”君实納悶时常常这样想。他現在唯一的办法是諷刺；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

以溶解了嫋嫋心里的鉄。于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标。君实認定夫人的心質的变化，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。有时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办，許会使嫋嫋更离他远些。但是，除了这条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。“呵，神秘的女子的心！”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。

君实陡然煩躁起来了。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，向床沿翻过身去；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嫋嫋也惊醒了。她定了下神，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，又輕輕的翘起头来，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。

君实閉了眼不动。他觉得有一只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。他又覺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細发拂着作痒了，他还是閉着眼不动，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，在暗中伺察。俄而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，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；君实再忍不住了，睜开眼来，看見嫋嫋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，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，象一匹猫偵伺一只詐死的老鼠。君实不禁笑了出来。

“我知道你是假睡咧。”

嫋嫋微笑地說，同时两臂一松，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。女性的肉的活力，从长背心后透出来，淪浹了君实的肌骨；他委实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。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：这温軟的胸脯，这可爱的面庞，这善蹙的长眉，这媚眼，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——一切，这迷人的一切，都是屬於他的，确确实实屬於他的，然而在

这一切以内，隱藏得很深的，有一顆心，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，却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！他能够接触这名为嫋嫋的美丽的形骸，但在这有形的嫋嫋之外，还有一个无形的嫋嫋——她的灵魂，已經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！这便是所謂恋爱的悲剧么？在恋爱生活中，这也算是失恋么？

他无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，不理睬嫋嫋的疑問的注視。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；細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，仿佛是几枝通明的珊瑚梗。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，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，凡三匝。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，前几天断了綫，新近才換好的。君实輕輕的拉下了嫋嫋的手。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覚。他的心灵突然一震。呵，可紀念的珠串！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！祝福这再不能回来的快乐！

君实的眼光惘惘然在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，然后，象感触了什么似的，倏地移到嫋嫋的脸上。这位少妇的微带惺忪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对她看。

“我們过去的生活，哪些日子你觉得頂快活？”

君实慢慢的說，象是每个字都經過深长的咀嚼的。

“我觉得現在頂快活。”

嫋嫋笑着回答，把她的身体更貼紧些。

“你不要随口乱說哟。嫋嫋，想一想罢——仔細的想一想。”

“那么，我們結婚的第一年——半年，正确的說，是第一个月，最快活。”